

二次，并在張部長繼正夫婦午餐和李市長登輝夫婦晚宴上，與沈先生夫婦二次共餐，那時見沈先生雖身體還好，但談話很少，反應也比較緩慢，不像從前時有高談闊論，沈夫人私下告我，沈先生最近半年來，身體精神和記憶力都比較差了，

我想沈先生練太極拳有素，一定可以長壽下去，不料聖誕新年未過，沈先生已蒙主恩召，到天堂安息了。

沈先生比我長廿五歲，是我的父執輩，又是我多年的上司，最近十多年來，依我們來往交談

的親切和心靈上的交通，又可說是忘年交的友人，北望雲天，沈公已逝，沈公恩情，山高水長，下次返台，已不能拜見沈先生親聆教益和聽到他慈祥的談笑，心中哀痛，實不能以筆墨形容，謹作此文，聊表對沈先生永恆的憶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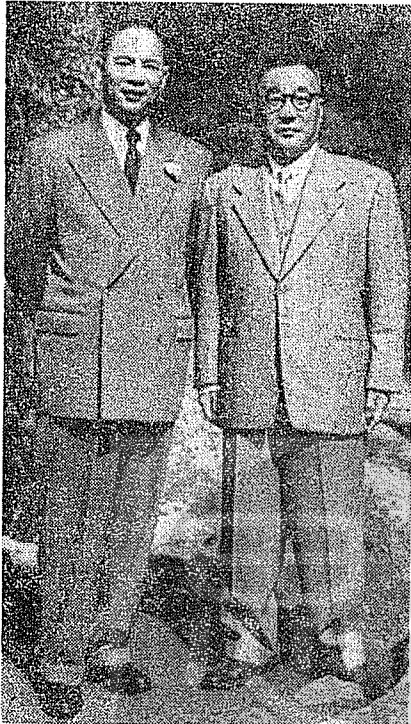
我所認識的徐柏園兄

鄭亨茶

柏園兄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，然而由於我們出生的地區一浙一粵，相距遙遠。而就求學來說，他在上海，我在廣州，後來我赴歐而他赴美，所習學科也各異，故從事工作的途徑，也就方向各別了。但後來却同在黨政方面共事甚久，不幸他却先我而逝，悼念至深。

我們早於抗戰期間，就在陪都重慶相識，惟以各自忙於本身職務，接觸不多，對他的一切更少瞭解。直至匪亂猖獗，大陸形勢危急之際，我才開始對柏園兄的任事長才和魄力及其以艱鉅自任的負責精神，漸有深切的認識，其時中央各機關由南京撤遷至廣州，中央銀行亦隨同南遷。但

而蓉，而海南島，而來台灣。及至到了台灣之後，還是大家各忙各的，很難有共相敘談的機會。直至民國四十三年，俞鴻鈞先生繼陳副總統辭公出任行政院長，柏園兄從台省財政廳長晉任財政部長，我也被留在僑務委員會繼續任職，於是我與柏園兄才同時在行政院服務。後來柏園兄還兼任中央黨部的財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而我則原任第三組主任，亦是同在中央一起工作。因此之故，我們便常在業務上有很密切的研商，但却很少私人間的往來應酬。然而我對他的辦事機敏，以及他那種樂於助人成事的熱情，真是感到十分欽佩。



徐柏園先生（左）任中央銀行總裁時與他的同事好友中央銀行業務局長刁培然（右）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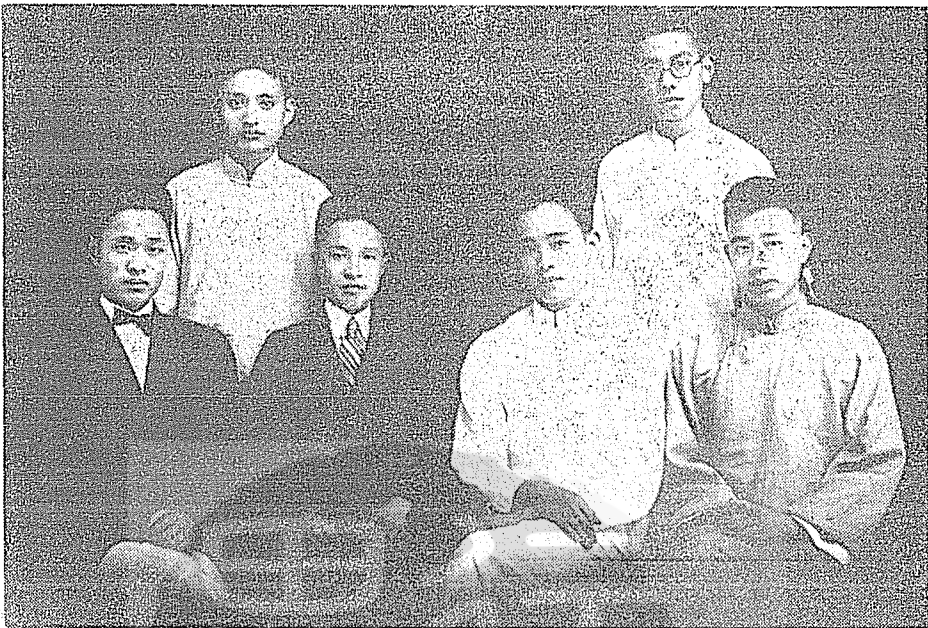
央行總裁徐堪請辭赴美，柏園兄僅以副總裁身分負起全責。於廣州亦告吃緊關頭，將央行重要物資由粵運港，輾轉遷台。又因英國搶先承認匪偽政權，香港政府怯匪媚匪，柏園兄復奉命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，到港負責處理該行人員物資撤台事宜。他的處事魄力和負責精神，誠足令人欽服。在那段時間裏，我也因奉命擔任中央黨部的祕書長，要帶著中央黨部的工作同志們，由穗遷渝，

當時我所負責的僑委會和中央第三組兩個單位，都是關於海外廣大地區的工作。諸如健全海外僑社和黨部的組織，輔導海外各地的文教經濟發展，展開海外反共宣傳與對敵鬥爭，以及爭取僑生回國升學等工作，無一不是要花大錢的，也在在都要向管錢的柏園兄想辦法。須知其時我政府遷台未久，諸項建設尚未就緒，財政收入短

少而支出浩繁，時露捉襟見肘之態，黨費方面則

更形短絀。幸而獲得柏園兄的每事均能就很拮据

困難的財務狀況中，盡力設法予我大力支持協助，才使我的工作能够逐步展開。在先總統 蔣公偉大號召之下，達致廣大的海外僑衆，四海歸心，共同爲愛國反共而日趨團結，造成一枝鉅大的復國建國力量。



徐柏園先生民國十五年就讀國立東南大學時與同學好友合影。前排右起陸翰芹、徐柏園、馮世模、馮世範，後排右方會澧、左劉蔭生。

民國四十五年，僑委會爲策動海外僑胞，急起擊破共匪對海外的經濟統戰陰謀，商同財、經兩部召開了一項華僑經濟檢討會議，邀集全球各重要地區華商代表一百六十餘人來台，並約請國內經濟專家工商領袖等與會。會議由三單位共同主持。此會甚受各方重視，先總統 蔣公，陳故副總統辭公及行政院院故院長鴻鈞等，均曾蒞會致訓。經濟部長江杓兄及財政部長徐柏園兄，亦均曾作專題報告。我還記得柏園兄所報告的是「自由中國對外貿易的政策與新趨勢」。因爲那時柏園兄兼任行政院的對外貿易審議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而華僑經濟之發展，實與我對外貿易政策最有關聯，所以他特別就這一重點，對僑胞代表們作了很具體的報告之外，還加以補充的說明。可見柏園兄作事負責認真的一斑。

又有一件事情我想略爲一提，就是在香港具有悠久歷史的德明學院及中學，這是陳濟棠將軍於抗戰期間創辦的。

自匪據大陸之後，此校成爲粵港忠貞反共的教育人士薈萃之所，由於這是港九私立僑校規模最大的，又儼然是反共愛國人士的大本營，故深爲共匪所忌憚，不惜千方百計以謀奪取或予以破壞。該校負責人爲期更大發展，故將部份校舍改建爲十七層高樓，不料工程尙未完成，適值香港金融波動，共匪更乘機興風作浪，串通承建商人等向德明逼迫索償，聲稱該校倘不繼續付款，即將樓業拍賣，且據說：已以暗盤由匪方承購，該校因財力不繼，因而向中央急求援手。該案交由柏園兄負責處理，據我所知，他以該校在港，與對匪鬥爭極關重要，特予重視，細心研調，先後派人赴港實地調查，然後根據實情，提供可行意見；一面使該校不因負債而淪入匪手，一面不使中央因支撥該校而遭遇財務上之困擾，卒將問題妥爲處理，使該校此次危機賴以解除。於此，足見柏園兄勇於負責，處事週密，對僑教之重視與海外僑社反共力量之支持。

茲以柏園兄之紀念集即將付梓，囑撰紀念短文，因以記憶所及，撫拾其生平一二事，以表敬佩之忱，追懷舊迹，感念逝者，不禁無限愴悵之情。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，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七〇七

二四八〇。